



# “外甥来了”

■张帅

瘦小的身材,轻盈的脚步,和蔼可亲的谈吐,干练的中短发点缀些许白发,这是我小时候对姥姥的印象。印象最深刻的,是姥姥家有棵好像永远也长不大的山楂树。

姥姥有五个孩子,三个进了城里,我妈跟小舅留在了农村生活。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,姥姥对妈妈格外疼爱,有什么话都跟妈妈说。

农村老家隔五天就是我们村的集市,每个集市的早上,走路轻盈的姥姥总会拿着或多或少吃的用的来我家,久而久之,让我对每次集市都充满了期待。后来我慢慢长大,上学、当兵,见姥姥的时间少了。还记得小时候我过生日,姥姥会带我买蛋糕,夏天会带我买雪糕;过年时,永远都不会少了我的压岁钱。每次我一句“姥姥”,总能换回那句充满幸福感的“外甥来了”——在我们山东老家,外甥是姥姥对外孙的称呼。

每次休假回家,我都会去看姥姥,姥姥也依旧坚持有集市就来我家。又一次去姥姥家,感觉那棵永远都长不大的山楂树居然粗壮了好多,那个总是走在我前面的姥姥脚步开始缓慢了。我开始带着姥姥买吃的用的,再偷偷留下200块钱,虽然姥姥总是拒绝,但我总有办法让她收下。

一次给家里打电话,妈妈说姥姥做手术

了。时隔几个月之后,我再一次去看姥姥。她虽然多了些许白发,但见到我还是藏不住的高兴;那句“外甥来了”,还是那么让人踏实。

可那个走路特别快的姥姥,最终还是走不动了。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下午,我的那句“姥姥”并没有换来那句“外甥来了”,她竟不认识的看了我好大会儿,喉咙颤动了几下,发出微弱的声音。很轻,若不仔细听,已经听不出她在说什么了。但我知道,肯定是那句“外甥来了”。我扶着姥姥慢慢地坐起来,给姥姥剪了剪她已不再有光泽的头发,调皮地说:“您看多精神。”姥姥笑了,握着我的手,脸上的皱纹也变得迷人。离开姥姥家时,告别转身的那一刻,我强忍着眼泪。我开始害怕了,怕岁月这副温柔的毒药,让亲人慢慢老去,自己却又无能为力。

因为我一直在外地当兵,姥姥离开消息,家人瞒了我好久。再一次回家时,我执意要去姥姥家看看,却看到门上多了把冰冷的铁锁。这把锁将我与姥姥永远分开,门里是我记忆中走路轻快的姥姥,门外是我对姥姥深深的想念和愧疚。我跪在地上,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“姥姥,姥姥”抬头时,看见山楂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,像极了姥姥那句“外甥来了”。

在我心里,姥姥从未离我而去,她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



## 黄桥桃花源

■何建华

黄桥桃花源位于裴庄村,如果把颍河两岸的裴庄村、颍河湾、佃楼、黄土桥、裴桥诸村的桃源连体一观,称万亩桃源并不为过。

陶渊明笔下的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”等词句,恐怕早已不能概括其村子全貌。村在桃源中,人在画中行,是裴庄村的真实写照。每年的3月中旬至4月初,裴庄村及相邻各村便成了桃花的世界。穿着时尚的俊男靓女期盼上交桃花好运,年幼的娃娃在桃树下追逐嬉戏,欢声笑语回荡在花枝间。

据刘大庆老人讲,裴庄村自古就有制桃木梳子的匠人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村中老木匠裴全林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闻名乡里。他不但能起梁架屋、制作各种农具家具,还是一位制桃木梳的好手。他的儿子裴德明,继承父亲的工匠精神,不断把制梳一业做大做强。种桃

树,发桃财,做大做强桃产业,一直以来是裴庄村人追求的梦想。

1984年,精明的村民吴新耀,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开始在自家承包的五六亩责任田里种桃树,又以一斤鲜桃换回五六斤小麦的成功经验,带动两个弟弟吴新民、吴新龙经营桃园。在吴氏三兄弟的影响下,全村桃林面积逐步扩大。而真正使裴庄村人实现发财梦的大功臣当数村支书吴东亮。

吴东亮可真是在桃园里交了桃花运,漂亮贤淑的同村姑娘裴洁成了他的终身伴侣。多年来,夫妇俩共同打理的十几亩桃树,无论从品种更新还是市场开拓上,都在为村民起示范带动作用。

裴庄村不只有桃花源,还有村史馆、天工开物博物馆、饮食文化馆和剪纸艺术馆都能饱人眼球,偷人身心。

## 俗世中的梦想者

■宫林

身心在俗世中泡着,常常觉得自己无能,对干扰缺乏足够的免疫,因此我非常佩服那些能举重若轻,在百忙中潜心写作的人。他们能够随时随地排除外部的干扰,跟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。永久就是这样的人,他平时忙着采访,忙着拍照,忙着打拳,忙着写各种公文,在发表众多新闻稿件的同时,还能创作许多高质量的诗歌。

对于诗人永久,我读他的第一篇作品竟是小说。多年前,我不认识他时,却编发了他的短篇小说《小村里的高中生》。当时我认为很不错,叙事的基本功扎实,在我们市级刊物发表没问题。我曾建议他细改一下,往省级刊物冲击。但那时他还是个民办教师,太忙,没时间修改,失去了一次冲击省级刊物的机会。后来听说他到镇政府工作了,我们几乎没有了往来。多年后,我们在一次文学活动中见面时,他已经是宣传部门有名的笔杆子了……所以,他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路遥所著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。高加林不就是由民办教师到县里当记者的吗?的确,在我认识的这些60后70后里,有的靠考学分配,有的靠当兵安排,有的靠招工进厂,但由于他们是农村的家庭背景,或多或少,都有点儿高加林的影子——自信而自负,自强而自卑,有才华而无机会,在坚硬的世俗面前不断碰壁。以至于心中那份理想主义的火花,渐渐泯灭,有人甚至走向堕落。倔强的永久却不忘初心、坚持自我,人格力量不但没有被破坏,精神高度不但没有下降,反而用笔下的诗歌放声高唱。

对于写作,很多人因为训练成绩和比赛成绩不匹配而烦恼不已。我觉得永久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写诗最需要激情,永久的外表看似粗线条,其实内心是很纤细很柔软,这让他非常受益。永久在不经意的散步中,也能从路灯照射的细雨中发现一片树叶的叹息。对于他的诗歌,以前只是在报刊、微信里读到一些,并没有形成整体印象,这次看到了他的诗集,印象强烈。扑面而来的真诚的气息,根本没有拍马溜须之媚态,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展示自己独有的歌喉。

永久的生活中充满了精彩,他时刻怀揣着自己的梦想。我相信,他正向梦想成真的那一天慢慢靠近。